

那年，我的家乡潘家楼因为一件事情沸腾了：我的父亲捧回了一本书——《画魂——张玉良传》。有文化和没文化的乡亲们都涌向我家，都想知道族中的、曾经是耳闻目见的、又一度沉寂了许多年的名人潘赞化和潘玉良（家乡人还是把张玉良叫作潘玉良），是如何跑到了书上。

书只有一本，是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，不能做到人人传阅，更不能无限制的看下去。离开“特殊时期”还不久，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回乡的老知识分子们，还蛰居在老屋，他们跟我父亲大多是兄弟辈。

有位老叔的祖父是潘赞化祖父的管家。老叔也是位回乡老教师，年幼时曾经住在南京潘赞化夫妇的府上。他竟开始抄那本书。我是小字辈，也想看一看潘玉良的故事，却难能瞟上一眼。我所获得的关于潘玉良的信息，只是来自老辈的口中。但我听到了一个名字，那就是“石楠”。自此，“石楠”这两个字就如磐石一样，立在了我的心中。

潘赞化的儿子潘牟，与我父亲

## 人物素描

# 金石之楠

潘爱娅

既是同宗又是同年和同学。那一年，我的父亲去安庆时见到潘牟在扫大街，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，他们竟不敢相认，只用眼神互扫了一眼。再次听说潘牟时，已经是阴阳两隔了，为此，我的父亲一直唏嘘不已。

那些家乡老辈们，见过潘玉良夫妇的，还是在“黎阁小学”的开学典礼上。这是潘赞化和弟兄们，为纪念祖父，为感恩乡亲，为平民开化，在故乡创办的两所小学的一所，地址在潘家楼后身的土地庙旁。潘玉良赠给学校的两幅画，就挂在进校门的两面墙壁上。

时光荏苒，之后的岁月里，黎阁小学不见了，曾经令族人骄傲的

潘玉良，也不再被人提起。只有在田间地头，听老年人悄悄说几句。

突然的，潘玉良的名声又鹤起了，这让老家人兴奋起来，整个村子欢欣鼓舞。当然，大家都非常感激那位叫“石楠”的作家。是她让那位在民国时期就出大名，而后又被埋没的大画家潘玉良，重新得到社会的承认。是石楠，为曾经苦难出身的潘玉良树碑立传，让她的形象立了起来。潘赞化的族人感激不已。

想拜见石楠先生，成了我一个心愿。

大前年轻朋友引荐，我跨进石楠先生家门。凑巧的是，我的孩子家就在先生家附近。与先生初次见面，因为生疏，没敢多言。先生的温婉儒雅、美好与低调的样子，如春风般拂向我的心田，顷刻扫去了我的拘谨。八十开外年纪的她依然美好，清秀白皙的脸上竟没有多少皱纹，谈话条理清晰，思路敏捷让年轻人感到惊叹。

认识了石楠先生，我从她的作品和谈话里，渐渐知道了一些她的身世和创作经历。

以前，只晓得先生的著作和声望，以及对文学贡献等等。并不知道这些耀眼的成就的取得，除了先生本身具备的聪慧才华，她也如那寒梅般，是经过了多少酷暑和严寒的历练，才有了如此芬芳。

本也是穷孩子出身的石楠先生，能够活下来已经不易，并没有多少读书的机会。当初在工厂，她不停地钻研，用技术为厂里的革新做出了很大贡献。后来在图书馆工作，她钻到了书堆里，从中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，为中国的文学事业，又做出巨大

贡献，这或许就是她的不平凡之处。

学识、才华加上同情心，使她产生了要为中国那些苦难的、有卓越成就的艺术家们作传的思想。她要把这些有名气而无系统传记的艺术家们，特别是女性，推向世界，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工程啊！凭着一股拼命精神，石楠先生做到了。潘玉良，柳如是，陈圆圆，舒秀文，亚明，刘海粟，张恨水等等著名人物，一个个在先生的笔下鲜活起来，她让自己二十几部著作中的人物形象，走向了世界并大放光彩。

石楠先生也获得了国家所颁给的十几项大奖，被评选为当代最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家，当选为全国作协五、六届全委会委员，享受国务院津贴。近年来由于年纪大了，她开始为完成年轻时想当画家的理想，拿起了画笔。

不得不佩服石楠先生的才华与勤奋。她每做一件事情，都会做到极好！人们从她的画作里，体会出什么叫画品如人品：亲切，平和，安静，美好，一如先生的人。欣赏先生的画，似有柔风拂面和岁月静好的感受。承蒙先生厚爱，赠我《寒梅》，并题字“寒不改容”。这是先生给我的鼓励与鞭策，我会牢记。

先生的老伴是位画家，同样是位儒雅的好先生。因为年轻时出过车祸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一生都要靠石楠先生照顾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家中虽然请了人做家务，饮食还是要靠石楠先生亲自动手。一位八十多岁的著名作家，在照顾着九十出头的老画家，无怨。那日，听先生说出“我不觉得辛苦，我感觉自己好幸福啊！我这样大年纪了，还有老伴相陪”。我被这句话震撼了。何为贤妻？人间石楠啊！

所有与石楠先生接触过的文友，都会感觉到她的诚挚和温暖，并从心底觉得她就是亲切的大姐，是敦厚的长者，是最可靠的知心朋友。我每每寻思，如果人世间设立有“智与德”的大奖，石楠先生应该是当之无愧。

我们就到他家去收集猪拐，我们把猪拐染成各种颜色，五个猪拐就可以凑成一组玩儿。遇上个头大的猪，猪拐较大，手都抓不起来，我们几个人把收集来的凑在一起，找大小差不多的组成一组。

小学生活结束后，我们分别就读于不同的初中，小多、花儿和我三个人继续在同一所学校，也开始了住宿生活。多年后，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小家，随着爱人到了不同的地方，联系越来越少。2010年10月份的一天，我到杭州出差，刚下飞机，孩子转发来一条短信，我的发小花儿来北京了，要在北京学习一段时间，我欣喜若狂，出差回京后约她来我家，接下来是我们接触最多的日子。周末，只要花儿没事，都会到我家，花儿依然对人热情、快人快语，且还是那么勤快。每次来，都要给我家大扫除，每个角落都清理到，就像我的亲姐妹。

住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她走了。我的心里空落落的，只能把幼时的事再回味一遍。



石楠近照（本人供图）

我是在村里的上小学的。那时候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，低年级的老师大多数是高中毕业的民办老师。我们的语文作业基本上是学第一课时，把每个生字写一行，组两个词，然后造句；学第二课时，把每个生字写一行，组两个词，然后造句……学到最后一课，也就临近期末考试了，老师会让我们把生字表所有的字写两遍、组两个词。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是把所有的字词掌握得非常牢固。

每次放学，我和同学们会集中到一起，今天去你家，明天去她家写作业。1980年代的北方农村，谁家都没有写字台和书桌，几个孩子挤在一张炕桌上写作业，每每期末考试前写生字表时，我们都会从最后一课开始向前写，总觉得这样写作业更快，其实一个字也不敢落掉。多年后，我才醒悟，从后向前写感觉快的奥秘，是因为前面学过的字写的次数多了，掌握得更熟而已。

四年级，我们学校调来一个师范毕业的陈老师。也是从那时候

## 情感微澜

# 姐妹

刘书遐

起，我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，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级读，有时候老师会让我把作文用粉笔抄在黑板上，示范讲解。

我的速记能力比较弱，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、段落，我在短时间内很难熟练背诵出来。陈老师就让我检查其他同学的背诵，等我检查完了，自己也能熟练背诵了，并且一旦记住，就很难忘记。我一直感谢陈老师的因材施教。

每年清明节前后，天黑得较晚，写完作业，我们会各回各家拿上挖野菜的工具，一起到山上、田边挖野菜用来喂猪。现在想起来，那时候的猪比我们吃的食物还有机。夏天，我们拿着几件脏衣

服，约好去河边洗衣服，每次洗衣服只是幌子，其实是一起玩水。每年暑期河里都会发水，水落后，小鱼小虾特别多，我们光着脚，挽起裤脚，捉小鱼小虾，拿回家让家长给做熟了吃，那种美味现在只是回忆。

冬夜较长，学校组织学生上晚自习，放学回家的路上，调皮的孩子拿着手电筒跑在前面，躲在捆好的干玉米秸秆里（干玉米秸秆用于冬天烧火做饭），等后面的同学经过，便冲出来，用手电筒照着自己张得大大的嘴巴，做出面目狰狞状，并且嗷嗷地学鬼嚎，路过的孩子被吓得哇哇哭叫。春节前，村里会有好多家杀猪，谁家买了猪蹄，